根本說一切有部毗柰耶雜事卷第二十　貴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六門總攝頌曰 此二頌攝至第三十二卷半

猛獸筋不應　燈光及勇健　馱娑度屋法

因許高吞弥　屋不前長者　可與餘卧具

不合灒水汙　第六總應知

第六門第一子攝頌曰

猛獸筋皮縱　擁前復擁後　兩角及尖頭

諸靴皆不合

緣在室羅伐城佛言苾芻不應用五

猛獸皮有爪牙者謂智象智馬師子

虎豹是時六衆用彼獸筋還同有過

佛言不用此筋而縫鞋履六衆便用

皮縱有過同前復用其皮補鞋佛言

皆不合用如是應知履屧之屬若擁前

擁後兩角尖頭麻履諸靴皆不應著

皆越法罪除兩三重革屣 如斯之類西國人皆不著若是外國寒鄉為活命因緣持心方用

內攝頌曰

四大王初誕　光明普皆照　父母因斯事

各為立其名

尒時菩薩在覩史天宮王舍城中有

王名曰大蓮花以法化世人民熾盛
安隱豐樂無諸盜賊室羅伐城王名
梵授唱揞屋城王名大輪憍閃毗城
王名百軍此等四王皆是法王以法
化世廣說如餘是時菩薩於天宮上
以五種事觀察世間云何為五一觀
遠祖二觀時節三觀方國四觀近族
五觀母氏六欲諸天三淨母腹摩耶
夫人因寢夢見六牙白象来降腹中
于時大地六種震動放大光明遍滿
世界勝天光明世界中間黑闇之處
日月不照悉皆明了所有衆生皆得
相見菩薩生時如下所說四大國王
皆誕太子見大光明如鎔金色各各
自言由我生男威神力故能令天地
光曜希奇各為立名用符靈瑞時大
蓮花王告衆人曰我子生時如日光
影乹坤洞照勝妙希奇應與我子名
曰影勝(梵云頻毗娑羅)其梵授王告衆人曰
我子生時光明殊勝普照世間應與
我子名曰勝光其大輪王告衆人曰
我子生時如大燈光遍皆明照應與
我子名曰燈光其百軍王告衆人曰

我子生時光如日出無不明了應與
我子名曰出光各各自謂子之功能
然並不知由菩薩力
内攝頌曰
腹中天守護 生已蹈蓮花 舉手獨稱尊
灌洗花衣落
尒時菩薩降母腹中天帝釋主令四
天子各持器仗守護其母勿令人及
非人輒為損害菩薩處胎不為胎中
血垢所汙辟如衆寶聚在一處不相
雜汙菩薩在腹亦復如是又如清淨
妙琉璃寶置五綵上明目之人分明
見別母觀腹内分明亦尒母雖持胎
身無勞倦自然奉持五種學處謂盡
形壽不殺生不偷盜不邪婬不妄語
不飲酒於諸丈夫絕婬泆意十月滿
足往藍毗尼林攀無憂樹枝暫時佇
立便於右脇誕生菩薩尒時大地六
種震動放大光明與入胎無異菩薩
生時帝釋親自手承置蓮華上不假
扶侍足蹈七花行七步已遍觀四方
手指上下作如是語此即是我㝡後
生身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梵王捧傘

天帝執拂於虛空中龍王注水一温
一冷灌浴菩薩初誕生時於其母前
自然并現香泉上涌隨意受用又於
空中諸天下散塭鉢羅花鉢頭摩花
拘勿頭花奔陁利花并餘種種奇妙
香末天妙音樂自然發響天妙衣纓
從空乱墜更有衆多奇妙靈瑞如餘
處說
內攝頌曰
阿私多覩相　鄔刺陁勸師　五百瑞現前
叉王立三字
于時南方於大山中有古仙人名阿
私多善知世界成壞時節時有一人
名鄔刺陁聰明辯慧數来參謁阿私
多仙共論世間成壞之事聞已傷歎
即於仙處而為出家後於異時共此
仙人在石窟中見光明照異相希奇
即說伽他問其師曰
何故此光明　遍照猶如日　充滿山林處
忽現此希奇
仙人答曰
若是日光便赫烈　令此凉冷現希奇
必是無上牟尼尊　初出母胎彰此瑞

此是菩薩出胎相 光明清淨世希有
譬如金色滿十方 騰照三有皆明徹
鄰剌隨白其師曰鄔波馱耶若如是
者今可共行往觀菩薩師曰子今知
不菩提薩埵有大威神無量諸天悉
皆雲集我等雖至頂謁無由待入城
中為立名已如其重出我望逢迎菩
薩生時闡鐸迦等五百侍者同時而
生闡稚迦等五百侍女亦同時而誕
上象廐馬皆生五百五百伏藏自然
開發隣國諸王皆奉信物大臣見已
白淨飯王曰大王今日國祚興隆王
子誕生嘉瑞咸應五百侍男五百侍
女上象上馬各生五百五百伏藏自
然開現諸國朝賓奇珍揔集王聞喜
已心大欣躍告大臣曰太子生後諸
事皆成宜與立字名一切事成[illegible]
嗢拕南曰 此是菩薩家初立字号 一切事
成是時菩薩乘四寶轝無量百千人
天祠從入劫比羅城諸釋迦子體慓
憍慢立性多言菩薩入城皆悉默然
牟尼無語王見是已報諸臣曰諸釋
迦子體慓傲慢立性多言太子入城

皆悉默然牟尼無語應與太子名曰
釋迦牟尼此是菩薩第二立名時此
城中有舊住藥叉名釋迦增長時人
敬重立廟祠祀但是釋種生男女已
令淨澡浴抱至藥叉處而申敬礼時
淨飯王以上酥蜜滿太子口告大臣
曰可抱太子往礼藥叉大臣抱至時
彼藥叉遥見太子即自現身至菩薩
所頂礼其足臣啼白王王聞是已生
希有心令我太子於天神中更為尊
勝應與立字名天中天此是菩薩第
三立名

内攝頌曰

付母養太子　令觀大人相　阿私多遠至
親觀牟尼形

尒時父王便以太子付諸養母隨時
澡浴乳哺飲食常令安隱適悅身心
養母便以上妙塗香塗摩身體具諸
瓔珞授與父王王即抱持瞻視歡喜
即便摠命諸婆羅門國中所有解占
相人知筭計者令觀太子告言君等
宜可瞻察我聞古仙作如是說具三
十二大丈夫相者有其二事若在家

者當為輪王普王四洲以法化世七
寶成就所謂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
寶主藏臣寶主兵臣寶千子具足勇
健忠良能伏惡敵周圓海內無諸患
惱人民豐樂安隱而住若出家者剃
除鬚髮服袈裟衣成等正覺有大名
稱充滿世間時諸相師聞王說已悉
共觀察咸白王曰誠如大王所說之
事三十二相若成就者唯有二事謂
輪王及佛乃至有大名稱充滿世間
王復問曰其相云何時彼相師悉皆
具答一一別指三十二相具有廣文
以共餘經及律論等
事無差別故不煩譯

三十

尒時阿私多仙人告鄔剌陁曰摩納
婆此者菩薩已入城中立三名訖我
等宜往礼拜瞻顏各乘神通騰空而
去由彼菩薩威神之力去劫比羅城
可一驛許遂失神通足步而去既入
城已到王門所報門人曰汝去白王
阿私多仙今至門首使去白王王曰
隨入誰遮大仙即詣王所王見仙至
遥唱善来奉吉祥事為洗足已妙師
子座安置令坐王礼足已白言大仙

何事得来仙說伽他曰
國王我今至 欲見王太子 瞻仰牟尼尊
導師中第一
王言太子睡著荅曰雖睡我欲蹔觀
王便抱現覲菩薩眼雙眸不合仙既
見已說伽他曰
良馬不多睡 半夜蹔時眠 所為事未成
因何久安寢
仙復問曰諸占相人有何記說王言
大仙彼相者云當作輪王化四天下
仙以伽他而荅王曰
相者語多謬 末劫無輪王 有此勝福緣
斷惑當成佛 若是化四洲 輪王相非顯
分明大師相 成佛定無疑
仙人遍觀見成佛相已復更觀察久
近當得無上甘露轉妙法輪遂見二
十九年捨王城去六年苦行當成正
覺復觀自身得幾時住得見佛不知
不見佛便生憂惱涕淚盈目王見懷
愁說頌問曰
若男若女来觀者 咸悉歡喜遍身心
仁今親覲相非常 何因泣涕盈雙目
假使太子相非善 短壽多病不吉祥

唯願大仙如實言　勿令我意增憂悴
仙人荅曰
假使霹靂從空下　可畏来臨太子身
此於無上牟尼尊　如毛髮許不能損
假使烈火騰風焰　利劒如霜現在前
毒藥黑虵一時来　至太子處皆銷散
我傷早死不見佛　流淚盈目難裁忍
弃無上法我前亡　未有事業能成就
此有大福除衆惱　證甘露法為導師
若能聞教如說行　咸歸寂滅無為處
王聞太子證甘露法默然無語凡諸
世人皆為邪心之所擾乱出言諂誑
不能依實時彼仙人而告王曰此日
大王每作是念何時得令阿私多仙
足步入城與我相見及諸人衆致敬
懇懃我哀愍故徒行至此今時事了
將欲出城可為掃除淨修郭邑時淨
飯王勅令諸臣嚴治道路普告城邑
皆共修營巷陌康莊塗拭清淨灑以
栴檀香水散以占博迦花幢盖陵空
香烟滿路見者愛樂如歡喜園復遣
摇鈴遍皆宣告諸人當知或先住城
中或他方新至所有人衆皆悉存心

明日晨朝看大仙出衆既聞已各至
途中瞻望仙人步出城闕咸生希有
悵望而歸時阿私多仙還向本山繫
心禪寂以智方便發起神通報命將
終遂便遇患雖加藥餌瞬息無幾時
鄰剌陁來礼師足白言大師我今出
家求甘露味師所得者幸願共分師
曰我亦同汝本出家時意求甘露竟
無所獲空處生涯彼雪山側刦比羅
城太子興世相師共記當成正覺号
天人師稱一切智汝當於彼而求出
家捨高慢心當自謙下勤修梵行作
不放逸當於尒時獲甘露味說伽他曰
如来出世難遭遇 今得逢時甚希有
汝莫放逸至心求 當獲無生甘露味
作是語已便即命終如有頌言
積聚皆銷散 崇高必墮落 合會皆別離
生者咸歸死
尒時阿私多仙命終之後弟子鄰剌
陁如法焚燒殯葬事訖剖捨憂慼遂
詣婆羅痆斯於諸仙內而共住止其
鄰剌陁先是迦多演鄰種族時人因
号迦多演鄰仙人衆皆敬重時媼逝

屋王所生太子名曰燈光王付八母而
為瞻養是事無闕乃至年漸長大技
藝博通文武所須無不綜習
釋迦菩薩為童子戲燈光太子亦為
童戲菩薩受太子灌頂時燈光亦受
太子灌頂菩薩出四門觀見老病死
患遂於三夫人處生猒離心所謂牛
護夫人鹿養夫人名稱夫人此為上
首六千婇女咸皆捨弃於其中夜踰
城而去往空林所修出家業依止仙
人學殊勝定離欲界欲次從鬲羅摩
子習無所有定斷無所有處欲更無
導者便於六年專修苦行不別證悟
將為無益遂即往情而為遊縱噉好
飲食酥油塗身湯水澡浴往聚落中
於難陁難陁力二牧牛女所食十六
倍上妙乳摩迦利迦龍王尊重讚歎
於善吉邊取吉祥草詣菩提樹下自
敷草已端身正念加趺而坐心念口
言若不斷盡諸漏我終不解加趺是
時菩薩以慈心器仗降伏三十六億
千魔衆已證無上智受梵天請往婆
羅痆斯三轉十二行法輪時燈光王

亦於此時受灌頂大王位以法教化
嗢逝尼國人民熾盛安隱豊樂廣如
餘說由王力故百姓歌謠歡會相次
隨處供養勝上天神穿五百池五百
渠水令人受用無有闕乏
第六門第二子攝頌曰
燈光得為王 有五殊勝物 因叙奇異事
廣說健陁羅
時燈光王有五勝物云何為五一者
勝雄象名曰葦山二者勝母象名曰
賢善三者勝駞名曰海足四者勝馬
名曰衣頸五者勝使者名曰飛烏其
象日夜行一百驛母象日夜行八十
驛駞日夜行七十驛馬日夜行五十
驛飛烏日夜行二十五驛其王雖有
如是勝物快樂安隱然而四大不調
忽有不睡之病由此疾故於酥起憎
於酒生愛時諸醫人以種種妙藥與
酥和煎上王令服王不肯用時太子
中宮咸知酥藥能治不睡皆奉藥酥
王更憎睡王乃勅曰若有人當在我
前說酥名者當斬其頭王既無睡便
於初夜與內宮人共為歡戲於中夜

時至象馬廐而為撿閱於後夜時觀
諸庫藏自持利劍問守更人曰誰為
警覺者第一問及二問時不應荅者
作容忍恕至第三問不相荅者便斬
其首由斯嚴酷隱燈光名共安餘字
号曰猛暴燈光王於異時命大夫人
及內宮曰我親警覺尒何眠睡荅言
大王我亦警覺如是連宵不得眠睡
共白王曰若使我等通宵不睡者是
則無由稱可王意又此不眠廢我等
業王曰若非尒業誰復應為荅言太
子應作時王即便行告太子曰何不
警覺荅曰我為警覺後遂不能便白
王曰若常令我為警覺者便廢王業
此非我事王曰誰復應為荅言大臣
應作王即便行告大臣曰何不警覺
荅曰我為警覺後遂不能便白王曰
若常令我為警覺者誰輔佐王如法
化世此非我事王曰誰復應為荅言
散兵應作王即便行詣散兵所告言
我自警覺汝等何因不為警覺後遂
不能便白王曰若常令我為警覺者
如何為王共他交戰此非我事王曰

誰復應爲答言百姓應作王即便行
詣百姓所同前問答時彼國人當次
守更而爲警覺時賣香童子當其番
次念王暴惡或當煞我遂於夜中学
頻懷憂時彼知識見而問曰仁何故
憂彼即以事具答知識彼便報曰汝
家不遠有人名曰健陁羅何不相求
爲警覺事童子報曰如我惜命彼寧
肯爲設使見求定不能作告言與其
錢物必當爲作即往相求彼人報曰
若能與我五百金錢我當爲作即便
許彼健陁羅曰且當與半若我命存
相還未晚如其身死此即屬君隨情
所用即便與半彼得錢已多買酒肉
及諸餅果王執杖人並皆命食咸令
飽足報諸人曰王令警覺我當番次
問諸人曰大王如何作警覺事彼皆
具報所有因緣健陁羅曰幸願君等
爲我思量答曰我等蒙君所賜美饍
在腹未消云何不爲問曰我等爲君
欲作何事答曰若王來問誰警覺時
喚我令覺答言如是時健陁羅即於
中夜以毛毯縈膝坐而斷睡王於初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　第十四張　丙

夜與宮人戲笑於中夜時觀諸象馬便於後夜問守更人諸人告曰健陁羅汝覺勿睡大王欲来彼遂警覺王便告曰警覺者誰健陁羅聞作如是念我若初言即為荅者後時不然定當斬我頭落于地即不言應王更喚之誰為警覺彼還黙然第三復命警覺者誰荅言大天我是健陁羅王曰健陁羅汝思何事彼有智慧於世間事善能談說荅言大王我思世事

內攝頌曰

鵂鶹鶴飲乳　芸草尾身齊　斑駮與毛同
沙盆水不溢　塩麨水差別　衣瓦變成塵
是謂健陁羅　世間思十事

王曰汝於世事何所思量健陁羅曰世有奇事且如鵂鶹鳥有毛無毛以秤秤之輕重相似王曰此事實不荅言王當目驗王曰若然者善我自親觀健陁羅至曉得鵂鶹鳥對王秤看後去其毛秤便相似王曰此有何緣荅曰由風扇羽王曰汝有妙智荅曰由王故然王遂黙然時健陁羅愁過一宵以手摩頭而還舊宅時賣香童

子持餘半物還健陁羅是時國中但
當番次皆以五百金錢雇健陁羅求
其警覺為知更次王於後夜問言誰
覺荅曰我健陁羅王曰汝何所思荅
言大王我思世事王曰云何世事荅
曰長項白鶴以水和乳令飲但飲其
乳唯有水存王曰此事實不荅言王
當自驗王曰若然者善至曉便將鶴
鳥對王令飲果如所言王曰此有何
緣荅曰鳥口性醋若飲乳時遂便成
酪致令水在王言汝有妙智荅曰由
王故然王遂默然復於他夜王問誰
為警覺如前荅言我為警覺王曰汝
何所思荅言大王我思世事王曰云
何世事荅曰世有芸草以物椎打與
不椎者若以秤秤輕重相似餘草不
然王曰此事實不荅言王當自驗王
曰若然者善至曉便將芸草對王椎
打便以秤秤果如所說王曰此有何
緣荅曰椎打之時便有風入乃至王
遂默然復於他夜王復問言何人警
覺荅曰我健陁羅王曰汝何所思荅
曰我思世事王曰云何世事荅曰有

告靈鼠尾與身等王曰此事實不荅
言王當目驗王曰若然者善至曉便
將鼠来對王比度誠如所言王曰此
有何緣荅曰我於春時見緣樹下尾
與身齊乃至王遂默然復於他夜王
復問言荅曰我為警覺王曰汝何所
思荅曰我思世事王曰云何世事荅
曰大王我思雉鳥於其身上隨有斑
駮還有介許並毛仍除其尾王曰此
事實不荅言王當目驗王曰若然者
善至曉即得一雉對王果如所說王
曰汝何得知荅曰我先數知王曰汝
有妙智荅言由王故然王遂默然又
復問言何人警覺荅曰我健陁羅王
曰汝思何事荅言大王如沙滿盆還
將盆水添滿不溢沙水同處兩不相
礙王曰此事實不荅言王當目驗至
曉即以盆盛沙瀉水令滿其水不溢
王遂默然又王問是誰警覺荅言是
我警覺王復問言汝思何事我思世
事云何世事我思以鹽一升和一升
水其水不增王曰此事實不荅言王
當目驗至曉即以水和鹽王親自試

夌

王問何故荅言鹽從水出得水依舊
王遂默然王復問言何人警覺依前
而荅王曰汝思何事荅言我思世事
王曰云何世事荅言我思以水一升
和一升麨揣不相著王曰此事實不
荅言王當目驗至曉取水及麨對王
和試王問何故荅曰我本國人並多
食麨常見如此王云汝能記事荅言
是大王力王遂默然王復問言何人
警覺同前問荅乃至云何世事荅曰
我見世人常於日夜機杼織功所出
絹布綺繡之屬不知何去王曰我亦
不知此物何去健陁羅曰此等諸物
終歸為土王曰誠如汝說終歸為土
王復問言何人警覺同前問荅乃至
云何世事荅曰我見世間諸陶師等
日夜不住多作瓦器不知此物向何
處去時王荅言我亦不知向何處去
健陁羅曰此等諸物化為泥土王言
如汝所說爛為泥上
內攝頌曰
猛光親問母 知從鍬所生 與彼五百金
駈之令出國

蔓

尒時大王旣見健陁羅多有情智應
答巧便即更問曰汝多智慧能了世
間種種事業我不能瞬此有何因健
陁羅曰唯願大王寬其罪賜無畏敢
為王說王曰賜汝無畏隨意說之時
健陁羅即白王曰王從鵽生王曰汝
今罵我健陁羅曰王今實說豈敢相
罵如其不信待至明旦王自驗知王
報言好至天明已時健陁羅掘地作
坑滿填牛糞上安敷具令王卧息即
便得睡王自證知尚疑虛實遂入宮
中問其母曰我今有事要須問知當
可實說我從何生母曰大王今可為
我無畏我當為說王言與母無畏即
便報曰汝昔父王多諸婇女因行他
國綿歷歲時我起欲心忽見一鵽作
如是念此是丈夫我共行欲可不樂
乎於時彼鵽變成男子與我交通便覺
有娠因茲生汝王旣聞已作如是念
彼健陁羅有大明慧能知我本從鵽
所生我施無畏不可刑戮今者應可
重與賞賜令其出國勿使衆人知如
是事遂即賜與健陁羅五百金錢令

其出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